

塔利班重新执政以来的阿富汗智库

曹升生 张天昊

摘要: 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阿富汗进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此后20年间阿富汗政府不断尝试推进和平进程,争取国际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阿富汗涌现出大批智库,这些智库类型多样,积极开展多种研究活动、外事活动乃至青年培养项目,力图为阿富汗国家重建、和平进程和外交政策等献计献策。在此20年间,这些小而精的智库持续在自身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强大的智库分析网络,为政府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弥合社会分歧、联结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等方面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掌权,局势骤变,各项限制措施的出台使得智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阿富汗剧烈变化的国内社会和塔利班持续施加的高压统治,智库必须解决两个关键挑战,实现在塔利班强硬态度之下坚守自身立场的同时持续推进智库正常运行与研究工作。3年多来,阿富汗智库出现严重分化,有些智库出走国外,有些依然坚守在阿富汗,有些已经停止活动。简而言之,智库在阿富汗的发展不仅显示出阿富汗社会的变化,也充分展现当代国家治理以及外交中以智库为代表的第三方势力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关键词: 塔利班; 阿富汗和平进程; 阿富汗智库; 女性维权智库; 外交智库

收稿日期: 2024—04—01

作者简介: 曹升生(1975—),安徽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阿富汗、巴基斯坦区域国别研究;张天昊(2004—),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科研助理,主要研究领域:阿富汗国家治理。

20世纪90年代末期,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2001年后,阿塔政权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下垮台,受到美国扶持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成立。随着政权的更迭,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逐渐走出了宗教极端高压状态,大批智库组织也随之出现,成为参与阿富汗国家重建、民主宪政体系构建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2021年阿塔重新掌权,阿富汗各类智库的活动与发展又出现了巨大变化。

国内学者过往对阿富汗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美阿关系变化、阿富汗民主政府治理、阿富汗塔利班活动、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南亚反恐形势发展等方面,^①国外学者则更多关注阿富汗与美国外交关系变化、“阿塔”对人权的侵犯情况、当下社交媒体对“阿塔”改变对外形象的帮助作用等。^②综合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以智库为中心的研究少之又少,而能将目光延伸到智库在阿富汗特殊国内外环境之下所发挥的作用就更加稀少。本文在过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关注阿富汗各外交类智库对阿富汗内政的独特影响,重点关注2021年美国撤军、阿塔重建政权后智库的研究方向、组织发展、政治诉求所发生的变化,进而厘清阿富汗外部势力、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在阿富汗国家建设和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一、“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智库 (2001—2021)

2001年美国介入阿富汗局势,塔利班政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① 当前国内学者研究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钮松:《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困境及国际社会的关切》,《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于开明、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与南亚地区秩序重构》,《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何明、包敬朝:《塔利班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内涵与挑战》,《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兰江、杨秀琴:《塔利班重返执政与拜登执政时期的美阿塔三方博弈》,《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5期;朱永彪、胡宁:《塔利班重新执政后的阿富汗局势与问题》,《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3期;王雪羽、李福泉:《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与前景》,《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

^② 当前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主要有:Ejaz Hussain, *Afghanistan: Long War, Forgotten Peace*, London, LSE Press, 2022; Debasish Nandy, “Human Security and Livelihood in Afghanistan,” *Human Security in Asia: Interrogati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cy*,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4; Jason Brownlee,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and the American War in Afghanist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9. No.3, 2024.

随之垮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由美国扶持建立，阿富汗进入了相对自由开放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下，阿富汗的智库大量涌现。

（一）阿富汗智库涌现的社会背景

随着国内局势渐趋稳定，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将与塔利班的和谈提上日程。和谈艰辛漫长，需要统筹考虑各方利益，满足包括美阿塔三方以及周边国家的诉求。同时，能否使和谈真正推动阿富汗恢复和平、推进国家重建也是重要议题。显而易见，阿富汗和平问题的提出、讨论和解决不应仅由政府独立承担，社会民间力量的参与以及代表多元群体的声音，对于和平谈判进程也至关重要。智库作为联结政府与公众的关键第三方协调者与中间人，他们在和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阿富汗经济在经历了“苏阿战争”“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极端宗教统治和美国“阿富汗战争”后遭受严重打击，社会呈现大面积衰败气象；社会民生建设几近停滞；阿富汗社会充斥着保守主义与恐怖主义。政府在推进和谈的同时，面临如何推动社会重建的难题。“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建立后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它所控制的区域的碎片化问题。“阿塔”在政府控制区域内的农村地区广泛分布，导致政府控制区域被不同势力分割，难以形成统一的管辖并施行社会建设计划，这种局面使得政府治理陷入困境。同时农村部落地区又是阿富汗局势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①“阿塔”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无疑加剧了政府推行政策的难度。与周边国家类似，阿富汗国内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几乎无法调和。持续的社会撕裂和动荡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随着派系斗争愈演愈烈，政府功能失调也日益显著。面对国内安全、政治和经济三重危机，中央政府一筹莫展。“阿塔”趁机大肆扩张势力范围，昆都士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政府在赫尔曼德省的统治几近崩溃，各地呈现无政府状态。^② 智库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能够广泛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对社会整体情况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其研究成果与结论对政府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相对偏弱的阿富汗，智库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政府对于国家建设计划的判断。因此，致力于

^① Ali Banuazizi and Myron Weiner, ed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5.

^② Timor Sharan, *Inside Afghanistan Political Networks, Informal Order, and State Disrup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 164.

为国家政策提供咨询建议的各类智库就此出现，这既是阿富汗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满足了政府治理的现实需求。

经历第一次“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统治后，阿富汗现代宪政体系和民主自由价值观亟需重构，在极端伊斯兰主义影响下，阿富汗人民遭受了犹如思想“枷锁”的统治，^①在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等国边境频繁发生“阿塔”与外国武装力量或执法机构的暴力冲突与流血事件。2015年年初，在阿土边境甚至出现了“伊斯兰国”组织黑旗，美国与阿富汗相关专家认为“伊斯兰国”正在吸纳部分前塔利班成员以及受到极端教义影响的民众，从而在西亚和中亚地区扩大其势力范围。^②此种情况下，唯有通过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活动，才能使阿富汗人民再次拥抱现代价值观，共同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家。因此，以各类规模小、分布广、专业性强为主要特点的智库，成为承载此类任务的主体，开始影响阿富汗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

（二）阿富汗智库的分类与使命

智库在阿富汗开启和平进程与国家重建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是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言的平台，更是社会民生建设和思想解放改造的重要参与者。据笔者统计，2001年以后阿富汗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共有10家（见表1），其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使命目标也彰显了阿富汗社会的突出特点。

以研究内容、使命目标为基准，阿富汗智库可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经济、法制类。这类主要着眼于经济、法制建设的两家专门智库为代表。2003年，阿富汗社会经济与选择研究中心（The Afghan Centre for Socio-Economic and Opinion Research, ACSOR）成立，相比于传统认知中的集调查、研究的智库而言，这个智库专注于调查取证环节，并不过多涉及时政和社会分析，更多地以采访者身份，为政府部门、其他智库和社会组织提供可靠数据与民调信息。受其关注经济与市场变化的影响，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The Afghanistan Economic and Legal Studies Organization, AELSO）也于2009年组建，其研究中心聚焦于阿富汗中青年人群尤其是妇女的就业问题，致力于推动阿富汗社会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这个智库的主旨是通过促进经

^① 即使如此，阿富汗塔利班在第二次夺取政权后也尝试进行温和统治，但收效并不显著，甚至使得它同时招致国际社会谴责与恐怖主义组织袭击。

^② Jeremy Smith, "Old Habits, New Realities: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from the Break-up of the USSR to 9/11", *The Regional Security Puzzle around Afghanistan: Bordering Practices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Leverkusen Opladen: Barbara Budrich Publishers, 2016, p. 7.

济发展从而达到推动政治改革的目的，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①由于阿富汗政府在基层治理建设方面尤为落后，各类问题层出不穷，^②因此这类智库的参与在各级治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的参与对于促进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国际政治类。这类关注国际局势，侧重外交与政治博弈，为国家政治发展提供意见的三家大型综合性智库。全盘统筹兼顾国内外局势、把握全国总体态势一直都是阿富汗各届政府的短板，而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执政初期出现的致力于全盘关注阿富汗各类问题，进行综合研判并给出政策战略意见的亚心协会（The Heart of Asia Society, HAS）和阿富汗分析网络（The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以及2019年成立的比鲁尼研究所（The Biruni Institute）多少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第三，公民政治类。这类致力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尤其是促进青年参政议政，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阿富汗社会的两家综合性智库。最早的阿富汗智库之一的阿富汗研究与改革联合体（The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于2002年成立，这个智库接受了众多相关国际组织的资助。作为阿富汗国内拥有巨大影响力和不俗实力的早期智库，它们长期致力于切实提高政府决策水平，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度。另一家智库是阿富汗战略研究所（The Afgh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于2012年成立，它强调公民广泛参政，但更加偏向于强调参政主体是青年人群。以上两家智库反映了阿富汗知识界对于公民政治参与度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也是“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一大特点。

① 详细参见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The Afghanistan Economic and Legal Studies Organization, AELSO）官网：<https://aelso.org/category/general/>。

②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20-150.

表1 阿富汗主要类智库概况

智库 (成立年份)	规模	宗旨
亚心协会(成立年份不详, 2021年后加拿大分部成立)	34人	促进阿富汗学术研究, 参与阿富汗各项议题并寻求扩大对话, 促进区域合作, 积极建言献策, 建设强大、繁荣的阿富汗。
阿富汗研究与改革联合体(2002)	董事会及董事长7人	通过切实收集资料, 研判社会现实及环境, 开展广泛公众调查, 促进社会对话协商与公众参与, 为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 反映人民利益及诉求。
阿富汗社会经济与选择研究中心(2003)	40名全职员工、逾65名主管、逾千名员工	进行民意、消费者或媒体调查、监测、研究、研判, 为国内外各研究主体提供参考, 促进阿富汗社会层面的学术研究。
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2006)	28人	为阿富汗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发展环境, 促进社会对话协商, 强调公民、青年参政, 不断建言献策。扩大教育布局, 提供法律援助, 以及致力于塔利班成员重返社会等。
阿富汗分析网络(2009)	理事会、一个包含若干研究员和分析师的小型团队	为阿富汗国内政治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确保阿富汗始终处于国际议事之中。在各项议题上促进媒体报道、国际讨论客观化、全面化, 并与现有情况作出区分。
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2009)	16人	以市场为导向, 建设尊重人权、自由、平等、法治、和平、繁荣的强大国家。
阿富汗战略研究所(2012)	32人	通过创建学术共享交流平台, 为国家政策提供意见; 加强各方对话协商, 促进国家发展; 秉持自身价值, 强调青年参政。
阿富汗妇女智库(2016)	3名董事会成员及若干在各地开展活动的会员	呼吁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 通过和平、对话协商、促进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等方式逐步提高妇女地位和权利, 实现社会公平、男女平等、国家民主繁荣。
战争与和平研究所(2017)	不详	旨在充当成为建设和平进程的关键参与者, 促进各方对话及互相理解, 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和平与发展。
比鲁尼研究所(2019)	9人研究团队	以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阿富汗社会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经济磋商和政府决策, 实现决策创新、促进战略目标制定、实现阿富汗的繁荣和强大。

资料来源: 根据各智库官网信息进行整理。

第四, 社会治理类。这类高度重视和平进程, 努力推动阿富汗及南亚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两家专门智库。2006年, 在赫克马特·哈利勒·卡尔扎伊(Hekmat Khalil Karzai)的领导下, 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CAPS)成立, 随后在阿富汗各地设立分部, 其创始人卡尔扎伊也曾于2015年至2018年担

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足见该智库的专业性。该智库主要议题是关注阿富汗乃至区域和平，研究各类冲突的成因，长期进行人道主义、和平以及减少犯罪行为的社会宣传，与多国政府成员和相关人士保持密切往来。^①随着阿富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各方势力互相掣肘，同类智库战争与和平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 IWPS）于2017年成立，为推动和平谈判贡献力量。该智库成立之初几乎没有刊发重要出版物，但在2021年后，尤其是2023年连续出版多部重要论著，详细阐述2021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及外交格局的重要变化。^②

第五，人权保护类。这类强调人权保护，尤其是保护女性权利的阿富汗妇女智库（The Afghanistan Women's Think Tank, AFWT）。2016年，由创始人玛丽亚姆·雷伊德（Maryam Rayed）创建于喀布尔，随之开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2018年至2020年间，该智库先后提出了三项阿富汗国家发展目标建议，即阿富汗女性参与选举、妇女与青年的和平安全和国家可持续发展^③以及“妇女与伊斯兰”（Women and Islam）计划，^④从宗教角度阐述伊斯兰教义与女性权利的相容性，希望从思想层面促进女性权利的实现。

二、“阿塔”重掌政权后阿富汗智库的分化

2021年8月，加尼（Ghanaian）总统的出逃标志着“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的结束，塔利班再次执政。自2021年年中掌权至2024年，塔利班陆续推出多条法案，逐步恢复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统治。在此期间，阿富汗国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呈现断崖式下跌。此外，性别不平等持续加剧。阿富汗与世界主要大国及地区国家关系进行了调整。阿富汗的智库也因此产生了分化。

① 详见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CASP）官网：https://caps.af/?page_id=953 及 https://caps.af/?page_id=958。

② 详见智库战争与和平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 IWPS）官网：<https://iwpsaf.org/publications/>。

③ 详见阿富汗妇女智库（The Afghanistan Women's Think Tank, AFWT）官网：<https://afwt.org/category/projects/>。

④ 详见“妇女与伊斯兰”（Women and Islam）官网：<https://afwt.org/women-and-islam/>，2019年6月28日。

（一）出走国外 艰难求存

“阿塔”重新执政以来，阿富汗各主要智库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部分智库选择离开阿富汗，前往国外城市以求生存。如阿富汗战略研究所和亚心协会离开阿富汗，转而前往英国和加拿大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受到“阿塔”统治的影响，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离开阿富汗，转移到卡塔尔开展活动。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创始人卡尔扎伊在阿富汗局势剧变后，反复在外交场合表示阿富汗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将努力恢复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2021年8月，该智库依旧在阿富汗境内接待重要外宾。2021—2022年，卡尔扎伊在多哈参与或召集了多场重要研究和外事活动，但自2023年后该智库便销声匿迹，可见该智库虽转向国外发展，但已无力推进活动。当前，包括周边国家、国际社会纷纷呼吁“阿塔”改变施政方针，甚至连“阿塔”内部部分人员都认为“阿塔”必须采取包容性治理，尊重人权，秉持民主自由价值观，^①出走国外的各智库始终秉持自身价值观，确保未来有可能继续开展研究活动。这类智库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确保自身基本盘稳定，最大限度地保留大部分人员与办公场所，以确保未来重启或秘密进行持续研究。二是与外国媒体取得联系，通过外媒传递自身声音，继续宣传自身主张，同时批评“阿塔”的统治，强调阿富汗国内目前面临的严峻危机，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宣传自我价值，同时争取国际舆论对“阿塔”施压，促使其统治方式做出改变。三是转向国外城市，尤其是相对安全自由的国际化地区，如伦敦、多伦多、多哈等，在这些城市开设办公室，参与或组织各类研究与外事活动，以实现在高压的国内环境下，依旧能在国外继续进行相关工作，保障智库正常运行，以这些城市作为保存实力、继续发展的据点，持续影响阿富汗国内政治。

出走国外的各个智库与“阿塔”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但自从离开本土后，许多智库面临无法维持正常运营的尴尬局面，诸如冲突与和平研究所等智库在海外进行一定时间活动后均逐步走向寂寂无声。

^① 可参考联合国特别代表奥通巴耶娃所提交相关报告内容结论：Roza Otunbayeva, “Brief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Secretary-General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hanistan, June 21, 2023,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briefing_to_the_un_security_council_by_the_secretary-generals_special_representative_for_afghanistan-21_june_2023_0.pdf.”

（二）坚守本土 虚与委蛇

有部分智库仍坚持在阿富汗国内开展研究活动，尝试在不违背自身价值观前提下与“阿塔”统治达成妥协和让步，以保证即使处于“阿塔”统治之下也能够不断推进研究工作，从而促进国内社会发展和变革，以便对阿富汗社会以及塔利班统治思想进行改良，最终让阿富汗依旧继续走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其中，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在2021年10月8日宣布，该智库依旧会继续进行自身研究，继续致力于促进伊斯兰教义改良，并以改良后的教义为指导，为争取阿富汗国家民主繁荣与人民平等自由而不断奋斗。^①这个智库还表示将会致力于促进阿富汗成功构建符合伊斯兰神圣教义的国家框架，在此框架下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从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的表态中不难看出，为保证智库的持续正常运行，它做出了许多妥协与让步，并且极力避免表现出政治倾向。该智库发布的继续活动声明着重强调了自身以及包括研究在内的各项活动与政治不存在必然或直接联系。声明也表达出尝试与塔利班统治理念进行和解，在“阿塔”统治之下尝试不断改良变化的想法。在声明发表后，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依旧频繁举办各项活动，发表了诸多文章，努力按照声明所述实现自身目标。该智库继续开展诸如经济研讨会、青年创业分享会、宗教研讨会等活动，尝试消弭矛盾分歧，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避免阿富汗社会走向大分裂的局面。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女性权利，在多场会议中都强调女性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也邀请许多女性成员参与各类活动。这不仅表明在“阿塔”重新执政后女性权利状况已严重恶化，也可以理解为留守在阿富汗国内持续活动的各类智库和社会民间组织面对“阿塔”对女性极端统治现实的一种侧面抗议与反对。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积极宣传女性企业家、政治家等女性社会精英的成功事迹，庆祝国际妇女节与青年节，在多个场合阐述青年发展与女性权利的重要性。不难看出，以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为代表的留守国内各类智库，其研究以及使命诉求已出现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

第一，对于“阿塔”统治采取半妥协、半抗争方法，即在“阿塔”坚决维护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义等层面进行部分妥协，改变自身立场和叙述方式，以保证智库的正常运行。他们选择离开首都喀布尔，

^① “AELSO’s statement in regards to continuing its activities”, <https://aelso.org/aelso-statement-in-regards-to-continuing-its-activities/>.

前往坎大哈等“阿塔”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地区，确保组织安全，避免遭受关停查禁的风险；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基本人权等方面继续坚持自身价值观念，尝试在“阿塔”统治总框架之下，对社会进行局部改良，实现民主自由与人权的相对进步，从而逐步改造阿富汗整体国家形象。由于多年战争因素，“阿塔”临时政府成立后阿富汗严重缺乏国家治理人才，加之“阿塔”主体为普什图人，以普什图人代替其他族群大量进入政府内部任职严重扰乱了阿富汗国家治理秩序。^①经济崩溃、市场管制政策以及资金短缺都使得“阿塔”无力治理国家、保障社会秩序稳定。^②如何促成吸纳前政府时期部分正确的治理政策，结合当前阿富汗国情的制度重建，构建适合阿富汗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新社会秩序成为留守国内的智库此后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

第二，对“阿塔”统治中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违反人道主义以及基本人权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抗议，这些抗议包括主张女性自由及家人不受株连^③、允许女性参与娱乐活动等。这些智库一般通过与境外媒体进行新闻采访合作以及出版相关书籍、期刊等形式进行正面或侧面的发声。虽然当前发声渠道与宣传内容多种多样，但是否能真正奏效还需进一步观察。当下阿富汗分析网络等组织坚持开展活动，不断强调女性权利必须得到保护，通过新闻媒体持续向国际社会揭露阿富汗当下真实的人权状况，这些做法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作用依旧需要时间来检验。

第三，更加强调青年人群的作用。青年人群是未来阿富汗发展的主要力量，持续推进本土人才培养，向其传递民主与自由价值观，尽可能使青年投身建设民主自由的阿富汗，而不是加入“阿塔”等极端宗教团体，是当前智库青年工作的重点。努力使尊重人权平等尤其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是未来阿富汗避免重走“阿塔”首次执政的错误道路、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向国际主流价值观靠拢，从而实现国家进步的重中之重，因此也是当前智库工作的一大核心。目前与“阿塔”保持密切接触的各国虽然与其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并表示愿意向阿富汗提供各类援助，在未来寻求与“阿塔”合作的可能，但均未明确表示承认其政权合法性。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如果承认“阿富汗伊

① S. Yaqub Ibrahim, “The Taliban’s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1996-2001): ‘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as an Insurgency Strategy”,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8, No. 6, 2017, pp. 947-972.

② The World Bank, “Afghanistan Overview: Development news, Research, Data”, April 13,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afghanistan/overview>, June 21, 2022.

③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8.

伊斯兰酋长国”政府是代表阿富汗的唯一合法政府，那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认同“阿塔”的统治理念。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即使愿意接触，也不愿被贴上“塔利班”同行者的标签。^①青年不仅是阿富汗社会重建的希望与重要力量，更是展现阿富汗对外形象、改善国际观瞻的重要群体。综上，推动青年文化教育发展、建立当代阿富汗青年的法治思维、提高青年人才独立进行相关社会研究能力、鼓励青年人群参与国家及地方治理、促进青年创业创新等，是留守智库的普遍追求。

（三）偃旗息鼓 停止活动

“阿塔”夺取政权后，阿富汗智库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在继续活动的智库中，大多数选择离开阿富汗，转而向国外谋求发展，而留守国内的智库则艰难地开展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智库在“阿塔”重夺政权后逐步停止活动乃至关停或被迫解散。如阿富汗妇女智库的活动就已陷入停滞，其工作方向由声援并发动妇女运动和提高女性权利转向呼吁解除对妇女极端限制，原先的工作成果几乎被“阿塔”摧毁殆尽，大部分研究与宣讲活动陷入停滞。阿富汗妇女智库创始人玛丽亚姆·雷伊德女士明确表示抗议对阿富汗女性进行反人权的极端统治。阿富汗研究与改革联合体也于2021年基本停止智库活动。这些专门性智库的消亡，反映了“阿塔”高压统治的进一步强化。

当下阿富汗国内形势依旧严峻，智库大量出走、改变研究方向、更换叙事手法都在情理之中。根据现有智库的活动状况可知，与塔利班共存的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不能保证长期稳定。留守国内的各智库需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是：全球范围内以对国家政策制定进行分析和研究乃至发挥影响作为工作重点的智库都需要思考如何一方面持续向政府部门等统治集团人员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果。^②二者是否能够兼顾，实际发展情况又取决于智库能否实现良性循环，真正发挥其重要作用。当下阿富汗国内寻求与“阿塔”建立所谓“合作”的各智库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阿塔”以强硬态度施加压力但对智库提供资助时，要如何做到客

^① Hassan Abbas,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merica Left*,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61, p162.

^② Conrad Schetter, “Between Ignoring and Romanticizing: The Position of Area Studies in Policy Advice”, in Katja Mielke, eds.,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84.

观真实，在依赖和独立之间寻求平衡，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立场。^①这两个关键问题，即对普遍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的回答将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未来阿富汗智库的发展走向。

三、塔利班再次执政以来阿富汗智库发挥的作用

阿富汗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央政府无法长期维系社会稳定局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社会与政府的和平谈判长期处于困难境地，到了“阿塔”掌权时期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即使在夺权前“阿塔”为取得民众支持而迎合农村以及部落社会诉求，满足民众生存和安全需求从而顺利实现社会动员，^②但随后的高压统治反而使得社会矛盾反弹，并且被严重激化，各地冲突持续上演。必须指出，阿富汗在冷战结束后长期未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政府，“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始终依靠美国对阿援助延续政权生命，而“阿塔”统治方式更是与现代化国家背道而驰，在可预见的未来，阿富汗根本没有尽快摆脱国内叛乱频发、结束社会动荡不安局面的可能。自2018年美国着手撤军，开始推进三方和谈以来，地区国家均开始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对阿关系框架，俄罗斯推进莫斯科进程；巴基斯坦意图利用“阿塔”遏制巴基斯坦塔利班扩张趋势，但就过往历史而言，若非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持续对“阿塔”提供各种形式支持，不断利用它侵蚀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自2001年以来的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③巴基斯坦本国也在美国海豹突击队于巴基斯坦军事学院附近的阿伯特巴德击毙本·拉登后深陷国家安全质疑与国际道义谴责漩涡。^④此后，巴基斯坦开始主动加入和平进程的推进，这种境外势力观点的矛盾性也是造成阿富汗当前局势复杂的原因之一。

美国虽然撤出了阿富汗战场，但是依旧没有放弃对阿富汗的长臂管辖，2022年就曾发动斩首行动，消灭基地组织头目扎西瓦里。实际上，过去20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力量的存在起到了制衡极端恐怖组

① Conrad Schetter, "Between Ignoring and Romanticizing: The Position of Area Studies in Policy Advice,"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 eds.,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84.

② 闫伟：《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建构的难题》，《当代世界》，2021年第10期。

③ Ahmad Shuja Jamal and William Maley,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epublican Afghanistan*,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23, p. 254.

④ Zafar Iqbal Yousafzai, *The Troubled Triangle: U.S.-Pakistan Relations under the Taliban's Shadow*, Abingdon: Routledge, 2021, p. 106.

织对该地区国家安全威胁的作用，^① 故而当美国决定撤军后，短时间内仍然需要对该地区进行一定的军事干涉，以保证地区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安全，稳固自己的中东、南亚盟友基本盘，对抗该地区伊朗等反美思潮高涨国家。各地区强国出于不同战略的考量，均在阿富汗展开角力。美国希望长期掌握南亚乃至中东战略主动权，在与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等反美国家、武装力量对抗中占据优势地位。印巴则要通过影响阿富汗进而影响整个南亚地区，以掌握南亚地区的话语权。对印度而言，在中巴关系稳定发展的当下，若不能对“阿塔”政权施加影响，无疑会使自身在南亚地区话语权进一步下降。为了保证自身在南亚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印度通过对阿富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支援，对“阿塔”进行政治施压和喊话促使其尊重广泛人权等方式努力打造自身亲阿富汗的形象，并通过支持非“阿塔”成员人士进入阿富汗政府来削弱因中巴与“阿塔”关系发展而带来的影响力。^② 诸如此类，各种因素共同交织构成阿富汗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政治难题。

（一）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智库

“阿塔”最初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宗教极端组织，首次执政不久便被迫下台，随后成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反对派。“阿塔”长期进行军事作战，缺乏国家治理经验。同时“阿塔”所奉行的极端思想也使得在其统治之下几乎不可能存在民主自由，女性权利更是几近于无。面对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情况，智库作用就显得不可或缺。如同巴基斯坦国内智库充当政府、地方势力以及民间力量之间的中间人、调解人角色一样，面对愈加孱弱的中央政府和愈加分裂的社会局面，阿富汗智库所展现的作用也就愈加重要。当前“阿塔”依靠军事高压统治治理阿富汗，社会层面已经开始出现较大裂痕，各地反对声音不断涌现，智库弥合社会分歧的第三方作用也就逐渐显现。当前，阿富汗智库的主要作用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第一，宏观层面：关注并研究社会问题。在宏观层面，阿富汗智库组织为努力打造全新阿富汗而不断努力，也倡导未来更多智库不断涌现。虽然现在智库活动受到打击，当前所剩智库前途未卜，但在阿

^① Simbal Khan, “Dynamic Militant Insurgency in Conflicted Border Spaces: Ferghana,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Border, and Kashmir”, *The Regional Security Puzzle around Afghanistan: Bordering Practices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Leverkusen Opladen: Barbara Budrich Publishers, 2016, p. 79.

^② Nutan Kapoor Mahawar and Dhruvajyoti Bhattacharjee, *Indi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Expanding Vista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p. 129-135.

富汗发展中，智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当前，阿富汗能否顺利重组代表绝大多数阿富汗人民利益的政府关乎新形势下该国将走向重建还是持续混乱的问题，也是创造一个新的阿富汗国家还是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难所的问题。这不仅关乎阿富汗的国家发展，更涉及该地区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战略调整。^①同时，在青年培养方面，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等智库对此格外重视，这些青年学者在当下的阿富汗现实中成长，秉持着所属智库的先进理念，可想而知在未来将更容易地在“阿塔”统治体系之下建立更多智库或相关社会组织，其个人也将对阿富汗社会发展建设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这些青年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阿富汗国内经济发展、女性权利保护与提高、地区局势安全与稳定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为未来阿富汗智库的发展以及社会层面的进步带来希望。

第二，微观层面：提供研究成果与施政建议。在微观层面，则要具体讨论阿富汗智库所带来的现实意义。阿富汗不同于南亚其他国家，各种因素在此交织，形成了阿富汗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对每一个社会问题的处理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逐渐由军事冲突转变为政治交锋。欧洲虽然由世界政治中心转变为参与者之一，但其政治理念依旧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研究。欧洲国家的学者所建立的西方现代化理念，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事务中唯一行为体，就国际关系而言，在此框架之下仅存在主权国家这一主体参与其中。^②但实际情况是，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愈加复杂，原有框架已无法支撑现今国际关系的现实。包括民间组织、宗教团体、武装分子、各民族各社会群体都通过不同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一国乃至多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等各领域，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南亚地区尤为如此。

目前，阿富汗智库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智库的普遍特征，也体现了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南亚发展中国家智库大多存在专业性强、规模小、研究领域较为局限等特点，这既符合南亚社会撕裂的现实状况，也反映了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有限、人才培养相对滞后，难以孵化大型综合性智库的现实状况。故而这些智库专攻某一领域，与其他智库组织和民间团体相辅相成、互相配合，

^① Dr. Shanthie Mariet D'Souza, "India's Soft Power Diplomacy in Afghanistan: Need for A Policy Rethink?", *Indi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Expanding Vista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 126.

^② Alexander E. Davi, "Brid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logy",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3, p. 23.

从而得以在阿富汗形成一个强大的智库分析研究网络。

首先，在数据统计、分析和量化研究等方面，以阿富汗社会经济与选择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智库，向其他智库提供可靠前沿的数据信息，依靠其强大数据库，各专门性智库得以取之用之，为自身研究服务。其次，在政治层面，尤其是战略决策、政策制定等领域，阿富汗研究与改革联合体等智库依靠相关统计结果、社会现实状况对国家政策进行依赖于“双螺旋法”的研究，^①通过外循环（即“解析—融合—还原”）与内循环（即“收集数据—揭示信息—综合研判—形成方案”）过程融合法和“机理分析—影响分析—政策分析—形成方案”两个循环的逻辑层次法使自身研究成果科学、有效和可行，为阿富汗国内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撑，打牢坚实基础。例如，阿富汗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虽然早在2019年就曾出版了祖拜尔·波帕尔扎伊（Zubair Popalzai）博士的著作《美国与塔利班和平谈判的危险》（*Perils of US-Taliban Peace Negotiations*），使用大量篇幅强调美国与“阿塔”达成所谓美国撤军、塔利班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展开和平谈判、塔利班承诺反对并阻止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国内滋生、蔓延等协议是“操之过急”且“不负责任”的。^②随后，该智库发表卡尔扎伊撰写的社评：“阿富汗政府无法独自与塔利班和平相处”^③，言辞激烈地建言“覆盖代表整个阿富汗各阶级群体的，而不仅仅是其高级官员的谈判，它也不是实现持久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④反复告诫加尼政府必须从最广大阿富汗人民的角度出发，确保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稳固的前提下与“阿塔”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拱手让权甚至等待塔利班武装夺取中央政权。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提出最理想的情况是让中央政府和各派势力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同“阿塔”进行谈判，并进一步制定一个符合阿富汗人民利益的和平路线图。这条战线不仅要代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还要保障民间社会、青年，最重要的是妇女的代表权。^⑤很遗憾，加尼政府执意与“阿塔”和谈，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强行推进和平谈判进程。虽然政府高级官员曾与

① 潘教峰、鲁晓、刘慧晖：《智库双螺旋法的“十个关键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2期。

② Zubair Popalzai, *Perils of US-Taliban Peace Negotiations*, Kabul: The Centre for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2019, pp. 1-10.

③ Hekmat khalil karzai, “The Afghan Government Can’t Make peace with the Taliban on its own”, December 4, 2019, <http://caps.af/?p=1553>.

④ Ibid.

⑤ Hekmat Khalil Karzai, “The Afghan Government Can’t Make Peace With the Taliban on Its Own”, December 4, 2019, <https://caps.af/?p=1553>.

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主要负责人在莫斯科阿富汗内部对话会议（Intra-Afghan Dialogue）中交换过意见，并共同达成了联合决议声明。^①在和谈期间，加尼政府也曾大量接纳并褒扬了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等智库和社会组织的建议，但在实际施政过程中依旧选择无视智库的建议。阿富汗其他智库也长期面临空有研究成果与施政建议，但中央政府不予采纳的窘境。

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层面，依靠前两种智库功能，专注于经济、民生等领域的专门性智库充分发挥智库有效深入社会、着眼基层的优势，对阿富汗社会进行思想层面的改造，促使其不断向现代化发展。在此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为智库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促使智库对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可行意见。“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阿富汗长期接受美国援助，依赖美国政策生存。2020年“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行将就木之际，美国对阿援助降至46.2亿美元，仅为2010年峰值167.5亿美元的1/3不到。^②随后，阿富汗国内经济、社会局势都产生了严重问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最终垮台。所以，当阿富汗需要与美国脱钩而独立自主后，过往研究方法、结论是否还能适用新情况下阿富汗国家发展需要，也是未来智库研究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如前文所言，当前阿富汗国内智库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极其重视，为青年提供更大平台与更多机会表达自身观点、发展自身能力，为阿富汗未来发展不断积累人才资源，形成丰厚人才的储备。如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就在2024年依然持续推动青年培养工作，先后在帕尔旺、加尼兹、霍斯特、楠格哈尔等多个城市组织开展“青年解决阿富汗贫困问题的创业理念”^③的青年培养专题活动与讲座，与哈塔姆·纳比恩大学加兹尼分校、阿洛拜特大学、丹麦高等教育学院、塔贝什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研究院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④将培养青年的重点置于促进创新创业，从而通过青年振兴阿富汗经济，促使社会

① CAPS Chairman Attends Intra-Afghan Dialogue in Moscow, October 2, 2019, <https://caps.af/?p=1508>.

② Ahmad Shuja Jamal and William Maley,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epublican Afghanistan*,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23, p. 255.

③ 相关活动参见 AELSO 官网: AELSO: Parwan Youths Learned the Entrepreneurial Ideas to Tackle Poverty in Afghanistan, <https://aelso.org/es-parwan-2024/>; AELSO: Ghazni Youths Learned the Entrepreneurial Ideas to Tackle Poverty in Afghanistan, <https://aelso.org/es-ghazni-2024/>。

④ 相关协议签署参见 AELSO 官网: <https://aelso.org/category/general/>。

摆脱贫困，重新焕发活力。当下虽然还没有产生明显成效，但是未来讲座与培训的策划相关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在此基础上，阿富汗经济法治研究组织成功召开了“为繁荣而对话：为繁荣的阿富汗铺平道路”的论坛，^①与阿勒拜特高等教育研究所（Ahl-Bai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合作发起“伊斯兰与宽容”首脑会议。^②从社会层面和宗教层面反复表达共创宽容社会、促进市场繁荣等重点关切，这些青年培养相关工作已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且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发挥作用。新一代青年学者成长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时期，在研究过程中接受了大量的民主自由思想，面对社会剧变必然存在一些独特观点，在未来也将持续影响阿富汗社会改革，不失为未来智库解决塔利班 2.0 时代自身问题，促进咨政研究进步的重要新生力量。

（二）阿富汗妇女智库利用舆论呼吁性别平等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阿富汗女性权利一直是阿富汗研究的一大焦点，女性人权保障情况是否得到改善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在“阿塔”控制地区，女性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下，阿富汗女性人均寿命甚至低于西非撒哈拉地区的水平，新生儿死亡率更是长期居高不下。“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时期，在大学中接受高等教育的阿富汗女性曾一度达到 30%，无疑是性别平等事业的巨大进步。由于“阿塔”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受其控制的诸如坎大哈等城市，女性被禁止接受任何教育，一些地区的女性高等教育接受率低至 0%。^③自 2021 年“阿塔”重新接手全国政权以来，女性受教育权不断被缩减和限制，从最初要求身穿黑袍进入大学，实行男女教学分离，再到禁止女性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直至完全剥夺女性的受教育权利，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

为争取女性权利，阿富汗妇女智库曾做出不断努力，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时期长期推动全国女性参政议政，促进女性受教育权利，不断召开以女性为主的阿富汗国内经济研讨会、政治交流会等活动，为发出阿富汗女性声音，保障人权平等做出重要贡献。随着

① AELSO: Talk for Prosperity: Paving the Way to a Prosperous Afghanistan, <https://aelso.org/talk-for-prosperity-kabul-2024/>.

② AELSO: Scholars should promote and strive to institutionalize Tolerance in society, <https://aelso.org/islam-and-tolerance-kabul/>.

③ Mohd Shahzad, “The State of women in Afghanistan since 20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2, No. 2, 2015, p. 253.

“阿塔”的卷土重来，阿富汗妇女智库的活动愈发艰难，发展陷入停滞。原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的各办事处也逐个停止办公，影响范围大幅收缩，即使创始人在各大西方媒体发声，也无法逆转“阿塔”统治下妇女运动的窘境。“阿塔”是否能做出改变，对自身施政方案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进行改良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人权状况关切，女性权利就是最好的观察对象。当前，阿富汗社会及阿富汗妇女智库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将“妇女与伊斯兰”议题重新纳入公共讨论之内，以挑战和纠正诸如“塔利班”等非传统叙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的观念，这些团体对伊斯兰教义中关于女性权利的解释存在偏差。这种对《古兰经》教义的曲解和滥用，已经在阿富汗及其他伊斯兰社会中严重危害了女性权利。在此背景下，以阿富汗妇女智库为代表的阿富汗智库和社会团体，积极探索与不同宗教社区的接触，尝试将历史视角与当代视阈相结合，逐步纠正塔利班等极端宗教团体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通过伊斯兰教义来反对暴力，特别是通过强调性别平等的《古兰经》诠释，可以提升阿富汗青年一代的认识水平，加强女性和少数群体的人权意识，对抗原教旨主义团体对女性的极端言论、厌女症以及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

大部分国家和国际观察员对阿富汗局势关注与评价重点在于人道主义。^①基于此，国际社会当前对“阿塔”予以解除制裁和正常化对待的重要前提是“阿塔”需要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即改善并保障阿富汗人民基本人权，提高女性权利，保障妇女儿童生命健康权。“阿塔”未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和承认也要看它是否在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国内现状提出的优先事项主要包括三点，即提供可持续的基础服务、改善国家与人民经济情况以及就业和生活保障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②其中第三点最为重要，其思想内核便是人权平等。为了实现人权平等，就要切实保障女性权利，推动性别平等和法治建设。

恢复女性权利、实现人权平等是阿富汗未来必须努力的方向之一。“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时期，即使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等部门都在寻求提高阿富汗女性权利以维护自身世界道义保护者的形

^① United Nations Country Team in Afghanistan (UNCT), *United Nation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fghanistan 2023-2025*, Kabul: United Nations Country Team in Afghanistan, 2023, p. 14.

^② Ibid., p. 7.

象，尽到保护基本人权的责任，实际情况也仅是有部分进展。^①当美国军事干预、政府制度化建设两个阶段基本结束后，便进入到后半阶段，即推进与塔利班和平谈判、着手进行撤军行动。在美国与塔利班进行接触并进行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谈判时，女性在各类基本问题上明显缺乏参与热情，这成为整个和平谈判进程的基本特点。^②

依据现有研究，保障各阶层女性平等获取土地资源、就业机会与教育资源等社会服务及生产资料，将有效提高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值。保障农村女性福祉更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阿富汗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降低贫困发生率、促进社会稳定、保障基本人权都有重大作用。^③“阿塔”依旧坚持高压统治，针对女性的各类限制有增无减，阿富汗妇女智库被迫停止活动无疑是对女性权利保障的一大打击。在未来，阿富汗智库若想在平权运动方面取得进展，更应当关注“阿塔”无法完全控制的网络社交媒体领域，加强对媒体的运用来克服各种障碍。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等现代宣传途径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利用舆论力量提高全社会对当前阿富汗国内性别平等运动状况的认知程度。以阿富汗妇女智库为代表的各类智库在推进此类运动时，需要做到的是在社会各领域明显缺乏女性参与的现实情况下，必须致力于通过在线媒体宣传的方式削弱阿富汗社会严格的父权制度，从而提高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存在感，进而达成社会思想文化的渐进式变革，逐渐消除各类性别不平等现象。^④

（三）阿富汗外交智库促进国际理解与对话

“阿塔”统治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在从2021年至2023年的两年半时间内，阿富汗几乎与世界隔绝，“阿塔”所传承的对苏联圣战时期形成的宗教权威至上理念，以及在塔利班发展早期所形成的强调“外在行为符合伊斯兰教义是合法化伊斯兰领导的首要特征”这一意识形

① US Spe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 (2021) and 2021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Afghanistan,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1-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afghanistan/>. 2021.

② Farkhondeh Akbari and Jacqui True,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in Peacemaking: The Failure of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Afghanistan”,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 No. 1, 2024, p. 3.

③ Shir Alam Sidiqi,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and Its Impact on Women in The Rural Areas of Afghanistan”, *Integrated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Arts and Humanities*, Vol. 3, No. 6, 2023, p. 207.

④ Basima Lalyzada and Nangialai Nangial, “The Role of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s in Promoting the Position of Afghan Women”, *Spring Journal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 No. 1, 2024, p. 55.

态认知再次被运用于国家治理当中，^①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乃至女性权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官方对外发声渠道极为有限，国际社会所得到的官方消息几乎都是基于“阿塔”多年军事独裁统治理念之下的政治喊话、警告，又或是对于阿富汗国内人权情况、社会环境的回应，“阿塔”自身鲜有积极主动、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外交活动。同时，由于“阿塔”长期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Taliban of Pakistan）保持暧昧关系，并承认曾对其进行资助，二者关系难以厘清。自“阿塔”上台后，与周边国家发生了大小数十次边境摩擦和武装冲突，因而国际社会也对“阿塔”逐渐失去信任，各国与其接触和合作顾虑重重。^②不可否认，无论是去往海外保存自身的智库，还是留守国内坚持本土研究的智库，在一定程度上都充当着阿富汗外交第三人角色，是国际社会了解阿富汗现状与人民真实诉求的有效窗口。如阿富汗分析网络，此类智库致力于确保阿富汗始终处于国际议事之中，在各项议题上促进媒体报道与国际讨论客观化、全面化，并与“阿塔”做出区分。它们的存在使阿富汗的国际关注度明显提高，外媒报道也相对客观理性，进而建立了稳固的新闻宣传阵地。

四、结语

阿富汗社会面临21世纪的最大变局，即站在时代发展的交叉路口，究竟是按照20世纪末期“阿塔”统治模式回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还是坚定继承“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部分优秀进步因素，在改良伊斯兰教义的同时结合阿富汗现实国情推进国家重建，逐步实现民主化、自由化，这是目前阿富汗国内各方势力所需讨论的重要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阿富汗能否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并沿着该道路持续前进。在各派不断角力的当下，阿富汗智库在此过程中既充当了重要参与者、建议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同时也扮演着弥合社会分歧、推进达成共识、化解争端、联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家领导层与社会广大民众之间的第三方调解人角色。针对阿富汗智库问题的研究既是近年来热门研究的方向之一，也是对南亚地区国际关系进一步深入了解的重要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做到：厘清阿富汗国内智

^① Annika Schmeding, *Sufi Civilities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fghanista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102.

^② Hassan Abbas,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merica Left*,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45.

库过往以及当前格局；明确在小而精的特点之下，智库发挥合力，共同致力于阿富汗国家发展繁荣所做的工作内容、研究方向；理解智库及其工作在当下阿富汗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及价值。随着“阿塔”统治的持续，更多的社会问题、矛盾也将随之暴露，无论是留守国内还是转战海外的阿富汗智库，能否把握住阿富汗社会发展合理趋势、道路，推进各项重要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仍需要大量研究、分析和论证。

在变革的时代，智库始终需要站在各类国际、社会问题的第一线，帮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① 阿富汗智库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特价值，认识到自身在阿富汗时代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帮助阿富汗社会为将来的颠覆性变革与新时代发展做好准备，为阿富汗政府献计献策，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领航者，为公共政策和制度转型提供一系列战略方案和实践方法，推动割裂的社会重新融合，共同促进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这不仅是阿富汗智库所获得的新机遇，亦是它们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王国平]

^① James McGann, *The Future of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181.